

中鳴嶺雄教授認為：

對戰爭賠償不要只是“向錢看”

問：對天皇訪中，先生持什麼樣的意見？

——我的意見可以說是消極的、或者說是有條件的贊成。對於天皇訪中，由於渡邊外相去中國訪問後，在日本外交上已經作了承諾，已無法取消。我只希望天皇訪中不要對日中關係和亞洲的將來產生負面的影響。由於外交上的理由，我也不得不贊成。但是，絕對不能通過天皇訪中來進行政治利用，這就是我的條件，我的批判性的立場。

那麼我的條件是什麼呢？首先，中國有其自己的世界戰略，但是不能來利用天皇訪中。如果日本是爲了亞洲秩序和國際環境的進一步開放，爲日本的亞洲外交作出貢獻，這是可以贊成天皇訪中的。爲了消滅亞洲政治、軍事各方面的諸種消極因素展開日本開放的亞洲外交，在這樣的方針始終貫徹的前提下，才可能有天皇訪中。如果是友好親善，那麼天皇對其他亞洲國家也應該去訪問。由天皇也進行外交是不行的。皇室外交是不能存在的，爲了避免發生這種情況，所以要提出條件。其次必須指出的是：通過天皇訪中，會使日本和對人權仍然採取壓制態度的中國更加關係密切。前些時候，我去法國時，他們也有這樣的見解。爲了避免產生這樣的事態，日本作爲西方先進國家之一員，應該明確自己的立場。現在，尊重人權，保護環境，已成爲人類超越國境的義務。中國一直強調不要干涉內政，那麼不干涉內政就幹什麼都行嗎？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

時代了，世界已變得開放了，在人權和環境方面不應該壁壘森嚴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日本的作用不充分。對這些人類普遍的原理，日本的立場必須明確。只有滿足了這樣的條件，日本國民才能夠真正理解天皇訪中。

我並不是像有些輿論所說的單純的反對論者，而是爲了不反對，所以要提出有條件的贊成。

問：對於戰爭賠償問題，先生是怎樣看的呢？

——如果日本要進行戰爭賠償，那麼對全亞洲地區都要賠償。對北朝鮮、對台灣，也當然要作賠償。現在只是對台灣的戰死者和遺族支付了200萬日圓的慰問金，僅此而已。我認爲，要求日本支付賠償金，這是對戰爭賠償“向後看”的做法。我們知道，戰後美國對日本用別的方式作了援助。日本也應該有這樣的亞洲政策。

戰後賠償已由日本政府解決了的。對中國也是這樣。當時和中華民國簽訂的日華和平條約，從國際法的角度上來講，已經解決了賠償問題。我認爲，對此我們不要用翻老底的做法，而是用其他的不同方式來解決歷史的不幸。我想應該有其他的辦法。

對民間賠償問題，在中國也有應該區別對待的意見。但是，如果

那樣的話，日本國內也受到過戰爭的損害，日本的國民也提出這樣的要求，那麼問題就變得複雜了。所以，我主張不要老是要求對過去的償還，而是要向前看，不要只是向錢看，要從向前看的態度向日本提出要求。

賠償的問題，再說也不能只集中在錢這一點上。例如，在中國搞民主運動的人士，逃到日本來，幾乎馬上就被趕了出去。日本不接受一切政治亡命者。日本政府對民主運動的支持也可以算一種賠償的形式。還有環境問題，日本也應該給予中國以援助。對於人類普遍的原理，日本應以一個更開放的社會給予積極的推廣。中國留學生中很多人還有簽證困難的苦惱，這說明日本社會還是採取著閉塞的態度。日本採取各種積極的支援措施，可以認爲是更加重大意義上的賠償。

對戰爭還有一個怎樣區分的問題。例如以“滿州事變”爲綫，當然日本侵略了中國。那麼再以前的日清戰爭，是不是可以認爲僅僅是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呢？天津條約簽訂之際，佐藤博文曾指出：中國爲什麼不能像日本和歐洲列強格鬥一樣地奮力推進現代化呢？李鴻章回答說：傳統的障礙太多了。結果歸結到了中華思想上。當時的清朝是一極大的帝國，日本幾乎不能同日而語。因此，對於戰爭，怎樣區



中鳴嶺雄教授

分，用什麼樣的座標來區分，所得出的結論也許會不一樣。我認爲，現在對日中戰爭以後的日本方面的責任必須追究。這是理所當然的。在這之前，當歐洲的列強來到亞洲時，日本用幾乎不亞於內戰的方式進行了明治維新，徹底和列強進行了對抗，獲得了現代化的成功。戰後，日本在一片廢墟上，由美國推進了民主主義體制，日本才有了今天的發展。中國人，老是強調過去的戰爭，而不是像日本那樣首先考慮自己的現代化怎麼辦。有那麼長傳統和歷史的中國，爲什麼被西洋列強淪爲半殖民地的國家？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。對中國人民來說，革命後的責任也要追問一下，例如文化大革命，6·4天安門事件，保守派和改革派相抵觸的權力構造、趙紫陽的處理、對人權的壓制等等，這些事情在現代社會都是不能允許的。對這些問題的責任，中國人怎麼辦呢？因此，對戰爭，我們要有多元化的座標來考慮。

問：先生是怎樣看中國方面對天皇訪中所持的態度？

——對中國來說，當然是太要想讓天皇去了。因爲鄧小平本人自己就是天皇。鄧有非常強的權力，所有一切都由自己決定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作爲日本象徵的天皇，而且有歷史上的正統性，天皇訪中，對中國自然是值得慶賀的事。他們肯定考慮天皇訪中有非常大的利用價值。但是，從我們的立場來說，天皇只不過象徵而已，而且天皇也是一個人，作爲個人，天皇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。我一直認爲，將來國交成立之後，北朝鮮也應該去，台灣也應該去。這和留學生自由地去台灣、去北朝鮮一樣。中國方面，對於現在的天皇和天皇制有誤解，他們認爲：日本只要天皇去了，國民就隨之相應，其實並非如此。在日本，也有反對天皇、反對天皇制的人們。只要鄧小平還是像天皇那樣的存在，中國對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的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。

問：對日中關係，先生有何見解？
——我認爲日本的對中外交是屈辱性（位負け）外交。通過這次天皇訪中的機會，日本應該向中國說話了。日本應該以全球性的視野展開外交。不僅是日中關係，還有日台關係，也應該重視。從經濟貿易上來說，日台交易額很大，人的往來也很大。還有香港，對日貿易居兩岸三邊之首。對中外交必須把中國台灣和香港同時收到日本政策的視野中來。從人口和面積來說，大陸當然絕對之大，但是，當今世界是經濟的時代，我們必須在亞洲全體的動向中，再建新的日中關係！■